病房的天花板是纯白色的。

床单也是白色的。

被子也是白色的。

唯一的一点颜色是心跳仪上越来越接近平缓的绿色。

唔……已经越来越难维持呼吸了吗……面容苍白，双眼微睁的林千璃被狭隘的病房压缩着微弱的生命之火，已近崩塌。

好痛苦……

意识逐渐模糊……不甘心，不甘心，明明还有很灿烂的明天，为何在一瞬间，已经把握的一切都成为了泡影……十八岁的林千璃是个阳光的男孩，无论何时，都会有一颗永远昂扬向上的拼搏的心。家里并不富裕，他需要为自己争取一个上大学的机会，他会在结束一天的学业后在步行街的各个小店穿梭打工攒钱，用一点点汗水去堆砌诗和远方。

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。

结束在高考放榜的那个上午。

结束在成为理科状元的那个上午。

他压抑自己的兴奋，踏实地干完了最后一份工作，打算马上回家告诉家人这个喜讯。

但当一个孱弱的身影从5楼坠下时，几乎是抬眼望见的同时，他的双腿便急速迈动起来，双手尽力前伸。

下一秒，眼前便是一片黑暗，与一阵震碎五脏六腑的剧痛在身体内爆发。

“轰——”只剩下持续的耳鸣声覆盖了他的意识……

再醒来时，自己早已不是这具身体的主人。

陌生的感觉从他四肢传来。

痛。

是无止境的痛。

四周是一片寂静与偶尔的一两声啜泣声。

母亲，母亲在这里吗……

他默默地感知着，眼前只有一片模糊的白色。

来不及告诉她好消息了……

心里是一阵无奈与辛酸。

已经撑不住了啊，这具身体……

他尽全力，使嘴角上扬出最后一个倔强的弧度。

泪水从眼角滑落。顺着脸颊最终坠落，击打地面发出吧唧一声脆响，伴随着他的意识，四散崩塌……

奇怪的是，他却感觉到一阵轻盈，摆脱了一切痛苦的轻盈，是灵魂已经脱离肉体的安适与平和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，你这个年轻人倒是有趣，竟然无视着可能的风险，做出了白白的牺牲啊。”

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耳畔响起。

是谁？

他选择睁眼。

而令他震惊的是，他竟然毫无阻力的睁开了双眼，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的清晰与生动。盈盈河水流淌在他脚下的木桥下，些许青苔渗透了木桥上木板连接的缝隙。河水从遥远的天边流下，倒影出天上日月相会的盛景。一半黑夜一半白天，相会处却是黄昏。阳光的炽烈与月光的阴柔交汇，灿烂的光影缤纷而寂寥。河水从中间分隔开，是天堑，亦是过渡。红黑交汇之上是一座桥，分隔时间的桥。他眼前站着一个老妇人，妇人很苍老，却又很有生命力。妇人的眼中满是岁月的故事，眸子里是深不见底的潭水。

“您是？”千璃有些恍惚，自己不是已经……他的眼神黯淡下来，不愿再回想起梦碎的那一个瞬间。

“老身只是一个简单的摆渡人罢了，或许用你们那个世界的称呼来叫，应该是孟婆吧。”老妇人笑了笑，“倒是从未看过像你这般有趣的故事啊，却也是挺让人惋惜的。”

千璃嘴角浮起一个酸涩的弧度，自己只是头脑一发热，却也没顾及可能的后果，谁知竟然……

“只可惜，命陨一霎，双入修罗。”妇人古井无波的眼神盯着千璃，带着一丝戏谑的微笑。

还是没能救下来吗……

千璃闻言只是一愣，自己倒是做了无谓的牺牲啊……

“年轻人，你可后悔。”妇人显出摆渡人的威严，四周的威压犹如日月对碰的余波，令人难以呼吸。

如果是在问心无愧的死亡与遗憾终生的苟且之间，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，他的心，即使是在知道后果后，仍然不会畏惧牺牲。他只知道“生，亦我所欲也；义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的古贤之道，浮生一刹，万般皆舍。

方欲启唇，妇人却笑了，四周的威压弥散，妇人的手轻摆，道：“吾已明白汝之抉择，渡者，请走这边，开启你的下一段路途吧。”妇人遥指处桥面延伸直至苍穹，所有的一切从混沌走向光明，日月交汇下编织出灿烂的一段新生。

“走之前，请让老身再送你一件礼物。”妇人的眼角皱纹舒缓开来，用手在周遭画了一个符。“这个礼物，已经很久没有送出过了，年轻人，你可要珍惜。”妇人眼里满是鼓舞，却有着一股肃杀之意。

记得传说中过奈何桥的灵魂，都会品尝孟婆汤，忘却这一生，再入轮回。深陷于眼前迷幻之景的千璃，失神地喃喃道：“原来，不用喝汤吗……”回过神来，方觉有些许冒犯，慌忙低头，期盼妇人并没有听清。

“请。”老妇退至桥旁，让出了一条路。

千璃便谢过老妇，回头看了一眼曾经魂落处，心中五味杂陈，但不管如何，却也需要与过去告别了。

“再见。”

他咬着牙齿，抑制着充盈的泪腺不再决堤，毅然决然地回头，缓步离开。

越过奈何桥，一切重归混沌，意识开始迷离，多想，这只是梦一场。

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桥的尽头，老妇的眼神重归冰霜。

“老身着实喜欢你这性格，这碗汤，老身如何能让你喝下啊……”老妇人暗自嘀咕，只是重新引来了一缕魂魄。

“这个，倒是难处理了啊……”老妇的眉头罕见地扭曲出从未见过的愁结。

滴答。

滴答。

感觉眼前有什么液体在自己脸上掉落，（砸出了一整个盛夏）睁开双眼，竟发现一只不可言状的彪悍生物紧盯着自己，